

# 自由旋转的鲍勃·迪伦

□王春鸣

## 花边系马

我很早就知道鲍勃·迪伦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，我们家的书橱里就有一本《伊甸园之门》，书的副标题是“美国六十年代文化”。后来我一生中的阅读轨迹有一条就是沿此展开，比如书里说道：“梅尔维尔的白鲸这个美妙的谜表明，现实会如何激烈地抵抗我们降服它的强烈欲望。伟大的理想最终可能会加强而不是消除我们的悲剧式局限感。”后来终于看到《白鲸》中译本，惊叹不已，由此半生的习惯都是喜欢这种史诗式的句子，是因为我就出生在这一年。如今的演唱会上，粉丝们会使用五彩荧光棒、发亮的头箍、一闪一闪的手环，然而这些亮晶晶没有温度的东西其实只是一种点缀，听摇滚最好还是带上你的火。

读到书的那个时候，还无缘听到鲍勃·迪伦的烟熏嗓，见识他的口琴和木吉他，但我已经确信他是优美和危险的。通过英语教材磁带听到那首被翻译为《答案在空中飘扬》的《Blowin’ in the Wind》时，我真是

又惊又喜，虽然只是歌词被念出来。这首他二十五岁之后就差不多不再唱的成名作，我很喜欢，等后来有机会编大学教材的时候，就把这首诗（歌词）选了进去——彼时他已经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。

而我也已经听过了他很多专辑：《自由旋转的鲍勃·迪伦》，《鲍勃·迪伦的另一面》，《席卷而归》，《无数金发女郎》，《重返61号高速公路》……我兴致勃勃地收集着他，听着这个民谣起家的人的音乐，他的歌声逐渐“背叛”了民谣传统，逐渐成为一个摇滚音乐家。想起来《伊甸园之门》中，迪克斯坦用鲍勃·迪伦一人，就定义了两个年代，他说鲍勃·迪伦1965年在新港民歌节上的演唱表明，民谣时代已经结束，摇滚乐的时代开始了。而1974年麦迪逊花园广场的音乐会，则是上世纪60年代结束的标志。

——为了搞清楚他说得对不对，我不仅听歌，也看书，最贵的一本《鲍勃·迪伦的歌》，是法国人写的，定价298元。读得最多的歌词中译本是周公度的，我因此认识了各种各样的鲍勃·迪伦——美国人眼里的，中国人眼里的，法国人眼里的，音乐的、诗歌的、绘画的、散文的……

他是和父亲同年的人，又远隔太平洋，我并没有追随着长大，这是不可能的事。只是在不惑之年之后，一股脑儿集齐了他的专辑，然后再按着年份听过去，并且把那些歌词读过去。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迪伦，歌词里宗教性的思考，不再是狂热的反抗了，有点福音音乐的味道，我就不是很喜欢了。但是1992年专辑《像我一样对你好》，木吉他配

上粗糙的嗓音，从歌名到歌词到乐曲，都充满了让我迷醉的诗意。我想过我为什么喜欢他，大约是他的乐曲结构挺简单的，乐句多采用反复的手法，气息绵长流畅，就像，就像我们《诗经·国风》里最年轻的部分。

我买了一本他的回忆录《像一块滚石》，同名的歌曲我也是喜欢的，这些文字和音符里统一有一种诗人和散文家的情怀。这是一本畅销书，他在书中，对自己被无限扩大为抗议、民权、嬉皮等上世纪60年代运动代言人表示不认同，“无论我到哪里，我都是一个60年代的游吟诗人，一个摇滚民谣的遗迹，一个从逝去时代过来的词语的匠人。我处在被文化遗忘的无底深渊之中。”他对自己的认定是那么独特。

之所以想到鲍勃·迪伦，是因为昨天坐一个新手驾驶员的车，他才把后视镜撞碎，去修车店取了车，不认识路，开着导航，在大街上不打转向灯变道，还在高声放着音乐，歌手的惨叫有点盗墓失败的感觉，我头晕目眩地问他在听啥，“迷幻摇滚！Psychotic Reaction！”如果我没有翻译错的话，“Psychotic Reaction”是“疯子的反应”……我说你一定要听摇滚的话，不如听听民谣摇滚啊……车也能开得慢点抒情点……

他一个急刹停在红灯前，斜睨了我一眼：鲍勃·迪伦吗？那是你们70后老人的热爱！我们只要迷幻的乌托邦，重金属的力量，朋克的简单！

而我确实爱那个摇滚的诗人，他用沙哑的嗓音唱道：白日的时光寂静缓慢，我们注视着前方，努力不使之偏向，就像夏日的红玫瑰逐日盛开，时光寂静流逝，永不复返……



我站在檐下，有两根枝条披挂下来，将春花送至面前。

## 流花路上走七遍

□江 徐

### 坐看苍苔

流花路其实不叫流花路，而是叫站前横路，但我觉得“流花”二字更能体现它靓丽又诗意的气质。为喜欢的道路取一个好听的名字不犯法。

那天凌晨，从火车站出来又困又累，加上人生地不熟，就听从的哥的推荐入住一家酒店。酒店所在的街道暗笃笃，心里难免生起些关于危险的风吹草动。睡一觉醒来，下楼，推开酒家大门，向左望，向右望，心中顿时充满欢喜：整条街开满颜色艳丽的紫荆花。我站在檐下，有两根枝条披挂下来，将春花送至面前。

一路在花树下闲逛，步伐也变得轻盈。烟酒店、茶叶店、药房、报亭、银行、手机维修店、连锁店、料想生意清淡的照片打印店，卖生活用品杂货店的柜台一角摆着广州凉茶。东北水饺、老上海馄饨、四川麻辣烫、云南过桥米线、猪脚饭、酸菜鱼汤，等等。这不是中国一线城市

的繁华路段，这里是老城区一条充满市井烟火气的老街道。这里的小区没有豪阔奢华的大门，单元门就隐在沿街店铺的缝隙中，不留神，压根不会发现。陈旧的单元铁门打开了，昏暗的楼道，咣当一声，关上了。

没有风，花瓣也会不时飘落下来，一片二片，漫不经心。早上来一碗馄饨，赏着门外的紫荆，落花一地，还没被环卫工人扫去。中午，点一份酸鱼汤，鱼少，汤辣，枝头的紫荆花在阳光下递来慰藉。

晚上选了有白米饭的快餐店，还没到饭点，我是唯一的食客。看店的女孩很年轻，白白胖胖，像放足了发酵粉。她为我准备饭菜的当口，男孩在用作废的小笼包打仗，嘴里哼哼哈哈。他不时转过眉眼，向我看看，似乎在说“怎么样？好玩吧”。和他一样腼腆的我不知该如何开口，于是笑笑，算是对其肯定。小男孩喊胖女孩舅妈，两人坐在门

三阶段论在学书人群中的普及率实在太高了，成就了很多

## “平正”和“险绝”

□杨 谓

### 兼得斋夜话

妻子要把我的旧文《雨夜对话》放到网上，发上去之前让我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。

那是一篇实录，一开头便分行点明了时间、地点和人物。那次对话主要围绕我的草书长卷陆游诗《草书歌》展开。作品创作于2003年4月，地点在泰州一朋友家，属兴来之作。那个时期我与外界的交流比较频繁，几个同好在一起，谈着谈着，就舞文弄墨起来，多乱头粗服、不计工拙但逸兴遄飞之作。据《雨夜对话》记载，那晚我在聆听了徐利明、马士达两位老师的批评之后，抛出了心中的疑问，说：“要是我一直在古人划定的圈子里生活、腾挪、挣扎，不犯点‘错误’，岂不是一直没有发展了吗？《草书字典》就永远那么厚了。”

我学书法，起初只是兴趣，后来由兴趣到涉足研究，研究时又常较真，不很在乎别人怎么看我。半是本性，半是自律。孙过庭《书谱》中有一个著名的三阶段论：“至如初学分布，但求平正；既知平正，务追险绝，既能险绝，复归平正。”与之对应，我那个时期的心理及实践，都属于第二阶段——务追险绝，最直观的体现就是那晚徐、马二老师所批评的我在草书法上的“冒进”。

三阶段论在学书人群中的普及率实在太高了，成就了很多，也耽误了不少人，原因主要集中在对“平正”二字的理解上。

第一阶段“但求平正”中的平正，不是降央卓玛式的四平八稳、温吞水式的演唱，第一阶段的“平正”应该是先制造矛盾后解决矛盾的平

正，是不平之平，是动的“平”，不是“躺平”。初学若追求“躺平”式的平，以后便很难上升到生动的平。参与“雨夜对话”的徐利明与马士达，以及近两年在书法探索上“走得很远”的邵岩和曾翔他们早期的作品，无不生动多姿，质朴而有奇趣，尽得古人“不平之平”之妙，到后来又“务追险绝”。

追求险绝的目的是强化个性特色，壮伟胆魄，开拓新局，宜有奇思妙象。体现在具体的书法形象上，则是：山崩海立，沙起雷行，夏云奇幻，绝岸颓峰，临危据槁，兽骇蛇惊，春虹饮涧，雾梦凝结……不管是如何的新与奇，都必须合乎道理的创造，而我当年则多不检点细节，有时便又常见坚决坚持四平八稳而不求变革，以书学的第三阶段“复归平正”相掩饰、自诩，这真不值一驳。不知不平之平者必不务追险绝之必要，无险绝之过程的正骨子里必是平庸无奇，绝岸颓峰，临危据槁，从未聪明过的脑袋，如没有喝多而说的酒话——必然是谎言。

到了该进入第二阶段的时候如果仍停留在第一阶段，结局只能是肤浅与幼稚。该向第三阶段迈进了却仍留恋于“昔日的荣光”者，一般不外乎以下几个原因：自恃力有不逮；放弃了最初的梦想；对书法有了不同的理解，陷于某种束缚或欲望而不能自拔。

孙过庭的学书三阶段论，不但符合艺术发展规律，也合于自然之道。“复归平正”的“复”不是重复，是再次，性质不同，是当年之“阿蒙”与今日之“阿蒙”的区别。第三阶段的平正是意气的平正，是“学问深时意气平”的平；是既不刻意求达，也不刻意求平，顺心随意，无心自达，视夷险如一；是思虑通审，志气和



## 动静之间

徐松山摄

# 追寻属于自己的黎明

——门德尔松《c小调小提琴协奏曲》赏析  
□木 火

## 四季乐韵

黎明前的黑暗里，人头攒动，长长的队伍蜿蜒在一条曲曲弯弯的小路上，从宽阔的河边，到高高的院墙，都听得到胜利的欢呼声——是士兵，也是学生，都是一张张年轻的脸庞。风云变幻的天空下更是飘着一首荡气回肠的乐曲，催生了一股激奋的力量。那是什么曲子呢？多么的似曾相识！音乐勾出了一种蛰伏于心底的温暖情愫，萦回在这一片陌生的土地上，一个久远的时空里。就像是身处沧海横流的历史背景，眼睛不由得湿

润起来，转身汇入滔滔的人流，有力地迈向我所不知道的却是充满光明的前方……想起来了，那不就是《威风凛凛进行曲》？

梦中突醒，窗外晓莺啼。心中诧异，那一片混乱、嘈杂、黯淡的梦境预示着什么？再想，这样的梦周公也难解，罢了，却记住了一首乐曲——这个梦应是提醒我再去聆听一下——埃尔加的《威风凛凛进行曲》（第一号）。

且慢！在这晨曦涌动的时刻，切莫辜负了大好春光。心动之时，翻身起床，赶往紫薇公园，漫步于城市绿肺之中，深呼吸。

不同于宁静的小区、通畅的大街，公园里已是游人如织。而我找到清静的地方，那是大块绿地中一条条弯弯曲曲的小径。林木深处，早晨的阳光流淌在茂密的枝叶间，招引着你迈向前方；青草地上，斑驳的树影泛起夜夜的柔情，那一块块石板也似变得温柔起来。曲径通幽处，是一片小小的竹林，简单的一张石板小圆桌，让人想起竹影婆娑的月夜寂寞与浪漫来，却是一个明朗的早晨，阳光寂静地洒落心房，美好的一天悄然开始。更美妙的是花园小径通向一个沉静的湖，清澈的湖水揉碎了金色的朝阳，漾出岁月的细纹，却把一缕火的热情沉淀下来。

于是，又想起了那首梦中萦回的乐曲——被誉为“英国第二国歌”的《威风凛凛进行曲》。那音乐里沉淀了一种火的热情——热烈的情感，优雅的表达。乐曲以一个短小的引子作为开始，随即华丽而威风凛凛的主部主题强有力地呈现出来；与主部主题形成巧妙对照的是乐曲中段具有民谣之美的副部主题，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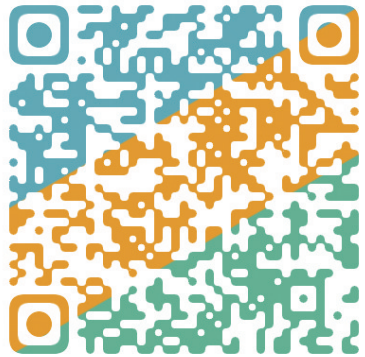
每一个清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，尤其是有音乐的相伴，它会给人以力量，让你发现生活的美好。

人顿生慷慨之情。低沉雄浑的圆号散发出一缕温暖的光芒，从辽远的地平线上传来，阵阵撞击着心灵，生活豁然开朗，阳光明媚。埃尔加这部作品的成功，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个副部主题。其不仅被爱德华七世用作《加冕颂歌》，英国作家豪斯曼还为此写了抒情诗《希望和光荣的国土》。随后，主部主题与副部主题相继再现，管弦乐声齐作重复这一副部主题时，变得更为高亢，更为阔广，传递着一股奋进的力量，像是迈出了人生铿锵的步伐，振臂一呼汇入滔滔的历史洪流；又像是历尽艰辛登上了峰巅，豪情满怀俯瞰那一片壮丽的风景。尾声处，音乐回到主部主题，并加快速度，干脆利索地结束全曲。

迪斯尼动画片《幻想曲2000》中，埃尔加的这首《威风凛凛进行曲》，配的是圣经里“诺亚方舟”的故事。暴风雨来临，唐老鸭镇定地指挥着一大群动物登上方舟，并与汹涌的大洪水搏斗，最后风平浪静，共同迎向光明的未来。在动物们排队登上方舟甲板时，这首进行曲响起，激越而辉煌的音乐烘托着那一庄严的历史时刻。

聆听音乐，联想起梦境与现实，那《威风凛凛进行曲》不正是在指引人们迎来黎明的曙光。每一个清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，尤其是有音乐的相伴，它会给人以力量，让你发现生活的美好。如同我，于人来人往中寻觅一个充满朝气与活力的清晨。因为音乐，这一个普通的日出，这一个熟悉的公园，却以不同的方式精彩呈现在我的眼前，那是真正属于自己的黎明。

音乐响起，牵引出一缕黎明之光，也给了我诗意的一天。原来平凡如我，可以在这样的日子里活出自己的精彩。



扫描二维码 听经典名曲